

第一章

淅淅瀝瀝的小雨到了午後漸漸大了，接天連地的雨珠紛紛墜落，柏油馬路上已經積蓄了無數水窪。

成安站在櫃檯後，有些無奈的看著眼前高大清俊的男子，「先生，我真的沒有辦法。這條手鍊已經被人預定了，我真的不能賣給你。」

男子沉靜的聲音響起，帶著絲絲的涼意，「我出兩倍的價錢。」

成安心底翻了個白眼，有錢了不起啊，錢誰沒見過，她這屋子裏的東西加起來也有幾十萬好不好。心底腹誹，面上不顯半分，「先生，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。這條手鍊三天前已經被人訂了，買主這兩天就會來拿。如果我現在賣給你，之前的買主來了如何面對？所以不要再說了，您就是出十倍的價錢，我也不能賣給你。」

男子頓了一下，「妳那裏有沒有買主的聯繫方式？如果方便的話，我想和他談一談。」

成安現在無比後悔當初為了圖檯面上好看，沒有及時把手鍊收起來，她點點頭，「好，等我打個電話。」她掏出手機熟練地按了號碼，電話那頭很快傳來機械女聲——

「對不起，您所撥打的用戶已關機。」

成安無奈，搖了搖手機，「先生，我很抱歉。」

姬寧一腳踏過小水窪，透過接天的雨霧看到熟悉的招牌，腳下的動作不禁加快。站在廊簷下，她收起手上的黑色長柄雨傘，透明的水珠順勢而下，她推開門走進去。

N城是老城，有著幾千年文化的積累，前幾年政府為了發展並保存古典文化，修了這一條極具古代建築特色的街道做步行街。

「客舍青青」便是街上的一家店鋪，名字起得典雅，貨物也極富古韻，兩排高高的博古架，每一個方格內都放了一樣物品，用透明的玻璃罩罩著，花型女簪、流蘇步搖、瑱瑱花鏡、琉璃珠串……漫步其中，彷彿時光一下子倒退了幾百年，依稀可以看到衣袂翩跹的古代仕女，對鏡梳妝，簪花而笑。

姬寧把黑色的長傘置於門口的架子上，就聽到成安欣喜的叫喊——

「阿寧，妳來了。」

成安是客舍青青的老闆娘，和姬寧是多年的摯友。

姬寧捋了一把被雨水打濕的長髮，回應一聲，「嗯。」

成安正左右為難，看見她進來，有如正瞌睡有人遞過來了枕頭，鬆了一大口氣，笑著對低頭細細打量手鍊的男子說：「先生，可巧，你要見的人來了。」

男子猛地抬頭，眼底一片流光溢彩，轉身對上姬寧黑沉沉的眸子。

這是一個很好看的男人，姬寧在心底說道。

修身的黑色衣裝，看似簡單卻講究精緻，身量頎長。他的皮膚有些白，在淺色的燈光下散發著玉一般的光澤。姬寧突然就想起了小時候父親的那管白玉紫毫，潤

澤優雅。

他的眼睛很大，明顯的雙眼皮，眼角微微上揚，眉宇間清冷凝滯，感覺不太好接近。

她迎著他的目光緩步前進，木質的地板踩上去發出沉悶的咚咚聲，她一步一步走過去，與他並肩而立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一串碧玉手串。

一共十八粒，每一粒都打磨得光滑圓潤，玉石並不是上好，但珍貴在依著紋理，每一粒玉石內都雕了一朵蓮花，或含苞待放，或盛情綻放，精緻而清雅。

這串珠子是她三天前訂下的，三爺爺家的表嫂下個月過生日，她準備當作禮物寄過去。

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她疑惑問道：「成安，怎麼回事？」

成安有些尷尬，咧嘴一笑，「阿寧不好意思，這手串我沒有及時收起來。」她用手示意，「這位先生正好看見了，他十分喜歡，但是妳也知道，妳已經訂下了，我無法做主，正好妳來了，你們商量一下。」

「小姐，我無意冒犯，但我真的很喜歡這手串，如果肯割愛，價錢不是問題。」成安話音方落，男子接話，他的聲音語調平緩，入耳舒適。

姬寧側目，細白的手指劃過碧玉手串，入手溫潤清涼，迎著他的目光，「價格暫且不提，你真的很喜歡？」

他凝滯了一會，緩緩開口，「家中小妹生於觀蓮節，尤其喜歡蓮花。我答應她每年生辰都會為她尋一件與蓮花有關的生辰禮物。」

他說到家中小妹時，姬寧敏銳的發現他眼底一閃而過的柔情和寵溺，散了凝結的鬱色。他的眼睛不是尋常的黑色，而是類似於琥珀般金褐色，因著那一抹寵溺，彷彿日光掙脫了烏雲，璀璨奪目。

姬寧了然，目光拂過碧玉手串，心底有了計較，輕輕把手串推向他面前，「先生，這串手串，是你的了。」

男子顯然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，微微揚了眉毛。他的眉形生得極好，此時一揚，就有一種愜意風流的感覺。

「多謝割愛，至於價錢……」

姬寧素手一揚，「按照原價就可以。」她迎著男子金褐色的眼睛微微一笑，眉目如畫，「聽說觀蓮節生的女孩兒命格極好，一生富貴，長命安寧。這手串就算是我的心意。」

「多謝。」男子說道，掏出一張名片遞到姬寧面前，「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以後小姐有什麼需要，謝某在所不辭。」

墨色的名片，簡潔乾淨，姬寧掃過，謝望舒三個大字鐵畫銀鉤，極富風骨。她收起來，失笑道：「謝先生這話說得重了，這只是舉手之勞。」不過是一串手串而已。

送走這位謝先生，成安斜靠在櫃檯上，似笑非笑，「姬家阿寧，妳倒是大方得緊。」姬寧看她，「怎麼了？」

成安抱著手臂，「說按原價就按原價了，妳知不知道那手串的價格是多少？兩倍

的價錢是多少？」

十萬的手串，兩倍就是二十萬，被她這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自己就少了十萬塊，成安想到白花花鈔票從自己面前溜走，就忍不住心疼。

姬寧拿起小桌上的蜂蜜湊到眼前仔細看著，「成大小姐，妳不是自詡雅人，這麼銅臭有失身分。」

成安翻了個白眼，「雅人怎麼了，雅人也是要有錢的，要不然就是死人了！」

「牙尖嘴利，說不過妳。妳要不要喝茶？」姬寧問她。

「妳泡？」

「我泡。」

「那蜂蜜柚子茶好了。」

之前淋了點雨，身上一直涼涼的，等泡了茶，姬寧抱著大杯的蜂蜜柚子茶小口小口的喝了好一會，才覺得身上暖和起來。

店裏沒有客人，隔著鏤花窗戶，外面雨聲淅瀝。姬寧漫不經心的環顧著店內的擺設，成安灌下一大口茶，啟唇，「我說真的，阿寧，妳剛才怎麼那麼痛快的把手串給他了？」

她說這話並不是因為姬寧平常有多難搞，而是因為多年的好友，她實在是太瞭解姬寧，有些時候，她對於喜歡的東西有一種特別的執拗。猶記得大學的時候，姬寧喜歡吃學校西餐廳的糖醋排骨，每天都要吃，不知厭煩是何物。

透明的水杯中，柚子果肉翻飛。姬寧細細的回想，怎麼會願意給他呢？或許只是因為他在提到妹妹時眼底閃過的柔情，一瞬而逝，卻讓她抓住；或許是因為他願意每一年為妹妹尋找一份禮物。

這樣的人，願意把家人放在心中，她為什麼不能成全他？

淡淡的酸澀在口中瀰漫，姬寧嚥下，笑嘻嘻的回答，「因為他是一個好哥哥。」

成安噙了一口，「才見一面妳就知道他是好哥哥，姬寧，妳怎麼不改行當算命的？」

「我就是知道。」她小聲的回答。

成安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，黛眉微蹙。

姬寧嚇了一跳，「妳幹什麼？」

「不對，那個男人我見過！」

「什麼？」姬寧吃驚。

成安念念有詞，圍著椅子團團轉，「不應該啊，這麼好看的男人，我要是見過了絕對不會忘的！在哪裏見過呢？哪裏？」她一拍腦門，「阿寧，他剛才不是給了妳一張名片嗎？拿過來給我看看！」

姬寧哦了一聲，把名片找出來遞給她。

成安一眼掃過，眼睛猛地一亮，轉身鑽到櫃檯底下，衝著一堆雜誌翻了又翻，半天抽出一本，直起身後飛速的翻頁，一會停了下來，把書往姬寧面前一放，「我就說我在哪裏見過嘛！妳看，是不是他，謝望舒。」

照片上的男子，兩腿交疊，端坐在咖啡色的沙發上，雙手交叉，黑色的西裝、淡漠的眸子，波瀾不驚。背景是一幅油畫，濃墨重彩交互映襯之下，有一種懾人的

驚心動魄。

第一眼見到他，姬寧就知道，這個男子出身定是世家，那是數十年，甚至是百年以上的大家族積聚出的底蘊和華貴，一點點浸潤到他的骨子裏，在他的舉手投足之間流露出來。

N城是老城，世家不少，只是沒有想到他會是謝家人。

謝家啊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謝家。

成安忽然磨牙，纖纖玉手掐上姬寧細嫩的脖子，惡狠狠地喊道：「妳這敗家玩意，他是謝望舒啊謝望舒，謝氏集團的一把手。妳在他面前裝什麼大方啊，妳還我的十萬、十萬！」

姬寧嗚咽，要死人了……

等姬寧走的時候頭暈眼花，金星四冒，成安念叨起人來，堪比唐僧。

雨還淅淅瀝瀝的下，她打車回家，這附近交通狀況好，她剛到路口就有計程車駛來。她坐在後座，雨水落在車窗上，順流而下，像眼淚滑落。

路上的行人有些多，撐起的雨傘顏色繽紛，像一朵朵綻放的蘑菇，好像雷諾瓦畫筆下的《傘》再現，只是這裏不是巴黎，是N城。

姬寧住的社區不許計程車進入，到了地方，她付了錢，計程車一個甩尾離開。

她剛剛搬過來，門禁卡還沒有到手，年輕的警衛不怎麼認識她，伸出頭來看看，又對照了一下登記表才放行。

當初她之所以選中這個社區，除了離公司比較近，最重要的是喜歡這裏帶給她的感覺，舒適安逸，還有濃厚的綠意。她喜歡綠色，生機盎然，彷彿連生命都有了活力。正如此時，沿著石子小路行走，兩側是黛綠浸染的喬木，被雨水浸潤過後，鮮活亮麗。

兩室一廳的小房子，收拾得乾淨整潔，她進門換鞋，隨手把包扔在沙發上，進浴室洗澡，沒多久頂著一頭濕漉漉的長髮出來，連吹都沒吹，就先從包裏掏出一個藍色的錦盒。

手串被謝望舒買走了，可禮物還是要送的，姬寧只好挑了这支步搖，嫂嫂最喜歡這些老東西，希望能入得了她的眼。

此外新公司要求她下周一入職，姬寧要趁這段時間好好地研究一下新公司的文化制度，她的職位是圖書編輯，還要整理一下總監之前發給她的一些資料。

之後她在家裏待了兩天，手頭的資料看得仔細，連筆記都整理了一大堆，散落在沙發上的各個地方，雜亂無章。

周六中午，陽光明媚，她抽了個空打算整理，正把被子抱到陽臺上，就接到了成安的電話。

她一邊拍打被子，一邊接電話，「成安？」

電話那頭成安的聲音有些虛弱，「阿寧，救命。」

姬寧嚇了一跳，哪裏還管得著什麼被子，趕緊問她，「怎麼了？」

隔著電話，都能聽到成安咬牙切齒的聲音——

「阿寧，妳來幫我看下店好不好？我快拉死了。」

姬寧皺眉，「怎麼回事？要不要緊？要不要去醫院？」

「不用不用，我吃藥了，妳趕緊過來吧！」她突然嗷嗷嗷叫，「掛了掛了。」因為不出門，姬寧身上還套著淺色的家居服，趕緊隨便找了一條裙子套上，連頭髮也沒梳，急匆匆的出門。

因為是中午，路況極好，司機也開得快，她到客舍青青的時候比預計早到了七八分鐘。

成安從櫃檯後邊探出頭來，原本紅潤的小臉慘白一片，虛弱不已，「妳來了？」姬寧雖然早知道她肚子疼，但沒想到會這麼嚴重，連忙問她，「怎麼搞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早上喝的牛奶不新鮮了吧。」她掙扎著爬起來，「親愛的，本來不想麻煩妳的，但有一個顧客和我約好了下午三點過來取貨，我實在撐不下去了，妳幫我盯著點。」

「知道知道，走，我送妳回家。」

成安住的地方離客舍青青不遠，搭車五六分鐘就到了。姬寧扶了她上樓，給她燒了開水，見她睡下了才悄悄地離開。

下午三點，成安所說的那位何女士準時到了。

何女士年紀大概四十多歲，頭髮整齊的梳在腦後，她不是頂美麗的女子，卻有一種歲月沉澱在身上的優雅和韻味。

她和成安相熟，沒見到成安，彎起唇角微笑，「老闆娘換人了？」

姬寧搖頭，「成安不舒服，我來替她一會。」

何女士顯然很關心成安，「沒什麼大礙吧？我記得成安小姐身體一向很好。」

姬寧點頭，「無礙，睡一覺保證滿血復活。」

何女士要的東西，成安早早就準備好了，姬寧拿了出來，在何女士面前打開，裏頭是和田白玉玉佩，雕的是彌勒佛笑口常開，笑盡天下事。

她忍不住讚歎，「好玉。」

何女士聽到她這麼說，疑惑道：「小姐也懂玉？」

姬寧笑，「不是很懂，但這塊玉看上去就很好。」

顏色白中泛青，細膩溫潤，微透明，是上好的羊脂白玉，她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這麼好的貨色了。和田白玉古來有名，古往今來被無數人推崇，只是千百年過去了，羊脂玉越來越少，價格也越來越昂貴。

何女士有些感慨，「我女兒今年要出國讀書，我心裏怎麼都放不下。她從小到大就沒離開我超過一個月。想到她要一個人在國外生活那麼長時間，我就整夜睡不著。都說玉最能養人，我也不求別的，只想著找塊好玉，護著我女兒好好地回來。」許是天底下做母親的都這樣，為了孩子付出一切從不知疲倦。

兩年前姬寧離開的時候，她母親也是這樣，忙前忙後的張羅，生怕她在國外受什麼委屈，恨不得把家給搬到美國去。

「有您的這份心，您女兒也會平平安安的回來的。」

「但願如此啊。」何女士撫了撫眼角。

送走何女士，客舍青青裏安靜得有點可怕，姬寧去掃除間拿了一塊抹布擦起博古

架，一點一點，一個格子、一個格子地擦，擦到一半，門口傳來開門聲，她帶著笑轉過頭，一句「歡迎光臨」就堵在了胸口。

這些年，她去過很多地方，看過很多的風景，也遇過很多人，有太多太多的人，在擦肩而過的一瞬間，就成了永遠的離別，此後一生，都不會再遇見。

如謝望舒，姬寧以為他會是她擦肩而過的人生片段，卻不料第二次再見來得如此快。

與三天前的西裝革履不同，今天的他一身休閒裝扮，眉宇間的清冷淡了不少，竟似多了幾分柔和，瞧著也年輕了不少。他背光而站，身材高大，遮住了門口大部分的光線。

他身邊站著一個女孩子，膚色有些病態的蒼白，嘴唇有淡淡的青色。

只一眼，姬寧就知道，這個女孩是他的妹妹，無他，只是因為兩人的眼睛實在是太像，如出一轍，唯一的不同就是，謝望舒的瞳色是金褐色，而女孩是幽深的黑色。

兩個人睜著一模一樣的眼睛看她，姬寧不知怎麼的就有些緊張，揮起手打招呼，才發現手中拿著黑不溜丟的抹布，趕緊又放了下來，「呃，歡迎光臨。」

謝望舒好似沒有看到她的窘迫，「老闆娘不在嗎？」

他記得她不是這裏的員工，好像是老闆娘的朋友。

「她不在，如果有什麼需要，找我也一樣。」

謝望月揪了揪哥哥的衣角，偷偷的問道：「哥，你認識這個姊姊？」

謝望舒指了指她手上戴著的手串，「妳的這手串就是這位小姐讓給妳的。」

謝望月恍然大悟，跑到姬寧面前，睜大了一雙眸子，「哥哥和我說，這串珠子是一個漂亮的姊姊讓給我的，我還遺憾著不能見到這麼好心又漂亮的姊姊，卻不想到今天出門竟能遇見姊姊。」

漂亮的姊姊？姬寧偷偷看了一眼立在不遠處的謝望舒，持懷疑態度。不過女孩可愛，說話也討巧，誰聽了都會心裏舒服得不得了。

女孩瘦得厲害，手串戴上去有些大，不過她的膚色極白，襯著碧玉手串有一種難言的美感。

「喜歡嗎？」她問道。

謝望月揚了揚手，抿唇一笑，右頰漾出一個小小的梨渦，甜美可愛，「喜歡，喜歡的不得了，謝謝姊姊。」

「喜歡就好。」

「姊姊叫什麼名字？我叫謝望月，謝謝的謝，希望的望，月亮的月。姊姊叫我小月就好了。」

「姬寧。妖姬的姬，安寧的寧。」

「好了。」淺淡的聲音打斷謝望月繼續聊下去的衝動，「小月，妳不是說對這裏很好奇嗎？趕緊四處看看，我們時間有限。」

謝望月有一瞬間的失落，但很快又揚起大大的笑容，「好。」

她看得仔細，每一件物品都湊過去仔細觀察，謝望舒跟在她身後，偶爾會在她耳

邊說些什麼。

過了一會，謝望月招呼姬寧，「寧姊姊，妳能把這個簪子拿給我看看嗎？」

謝望月說的是一根銀簪，簪身雕有藤蔓紋樣，簪尾鏤刻蓮花紋樣，玲瓏精緻。這根銀簪她記得是成安之前去尼泊爾的時候帶回來的，一共帶回來兩根，自己留了一根，這一根就拿出來賣了。

姬寧打開透明的玻璃罩，把銀簪遞給她。

謝望月拿著它仔細的看了半天，遞到謝望舒眼前，「哥，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。」

她嘟嘴，「我拿什麼你都會說好看，沒意思。」接著轉過頭看姬寧，「寧姊姊，我能試一下嗎？」

「請便。」

謝望月顯然在綰髮上沒有什麼經驗，試了三四次都沒成功，洩氣不已，「好氣人，怎麼就綰不好呢？」她眼底閃過一絲狡黠，「哥，要不你替我綰吧？」

謝望舒屈指食指在她額頭上敲了一記，眼底是濃得化不開的寵溺，「好了，別鬧。」她頰邊的酒窩似乎要溢出酒來，「我就知道你不會。」又遺憾道：「好可惜，我還想看看我戴上是什麼樣子呢。」

姬寧原本看著他們兄妹倆旁若無人的互動有些尷尬，正要找機會離開，聽到她說這話，伸出手，「要不，我來試試？」

謝望月頭髮只到肩膀處，而且髮質不是十分的好，髮尾的地方有些乾枯分岔，但好在夠柔軟，摸上去手感不錯。

姬寧隨身的包裹總會帶一把檀木小梳子，手掌大小，用得久了，帶著些光澤。她從櫃檯裏拿出一張凳子讓謝望月坐下，站在她身後拿著梳子，在她耳邊說：「我手重，要是梳疼了就說。」

謝望月小貓似的嗯了一聲。

姬寧手上的梳子從謝望月頭頂梳至髮尾，一下又一下，到最後，將她的頭髮束成一束握在左手中，側頭說：「把簪子遞給我。」

謝望月依言將簪子給她。

銀簪握在手裏，帶了溫熱，姬寧右手執著銀簪，左手用頭髮繞著簪子轉了兩圈，此時再把簪子回轉，從右側靠近頭皮的地方向左插去，簪子從之前綰好的第一個髮圈中露出，把剩下的頭髮繞在髮髻邊緣，她隨手用幾個黑色的小髮夾固定住。大功告成，姬寧拍拍手，「轉過來我看看。」仔細打量一番後，讚道：「多漂亮的小姑娘。」

謝望月將手探到腦後輕輕的摸了下髮髻，抿唇微笑，有些羞澀，「謝謝。」

姬寧不禁在心裏想，多討人喜歡的女孩，之前進門的時候嘰嘰喳喳像隻小喜鵲，此時柔和了眉眼，靜婉可人。

謝望月把目光投向從剛才就站在一旁不出聲的謝望舒身上，謝望舒對上她的視線，緩緩一笑，「好看。」

謝望月最後只買了這根銀簪，謝望舒問她還要不要再看些別的，她一本正經的說

已經有了最好的了，別的就不要了。

姬寧正在幫她把簪子裝盒，聽了這話失笑，心底覺得女孩其實很有個性。她把包裝好的簪子遞給謝望月，想了想又說：「妳等一下。」

她拿過隨身背的包，從裏面拿出一個小小的平安符，那是她之前在大國寺求得的，當初求了好幾枚，都送了人，就剩下了這一枚，放在包裹一直沒拿出來，今天倒派上用場了。

她把黃色的平安符放到謝望月伸出的小手上，「生日快樂。」

小姑娘好似受了什麼極大地驚嚇，大大的眼睛瞪得圓溜溜的，眼珠子下一刻好像就會從眼眶中跳出來！

「寧姊姊，妳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」

姬寧不著痕跡的看了一眼立在一旁的謝望舒，「那天妳哥哥說，妳是觀蓮節出生的，今日正好是農曆六月二十四。我出門得匆忙，沒什麼好送妳的，這枚平安符是我從大國寺求得，就當是生日禮物了。不太貴重，妳可不要嫌棄。」

謝望月把頭搖成博浪鼓，「才不會嫌棄呢！我很喜歡。」

姬寧送他們兩人出門之前，謝望月一直念念叨叨，小嘴一刻也不停歇。到了門口，謝望舒揉了揉她的頭髮，說道：「到門口等我一下。」

女孩的大眼睛在兩個人身上來回梭巡了兩遍，捂著嘴笑，「好。」

屋裏只剩下兩個人，離得有些近，姬寧才發現謝望舒真的很高。她的身高在女孩子中只是中等，才一百六十二公分，站在他面前，卻發現視線平視只能看到他的胸膛。

她自己在心裏算了算，他怎麼也得有一八五吧？

正胡思亂想，謝望舒開了口，「今天，很感謝。」

姬寧抬頭，視線一觸而移，「不用客氣。」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我很喜歡小月。」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是這樣，也許只是一眼，合了眼緣，對了心思，感情的深厚與認識時間的長短並不成等比關係。

「無論怎樣，還是要說一聲謝謝。」有光透過門口射進來，在他臉上投下斑駁的光影，他眼底深幽一片，凝眉緩緩說道：「小月的身體一向不好，像今天這樣出門的機會很少，認識的人也不多。她怕我擔心，從來都說 OK，但我看得出來，她今天很開心，是真的開心。所以對於姬小姐，我是真心的感謝。上次我說的話依然有效，姬小姐不管有什麼需要，儘管和我聯繫。」

姬寧聽到最後已經有些哭笑不得，「謝先生，在我這個外人眼裏，你是一個十足的好哥哥。正如你說小月很開心，而我，因為她開心而開心，所以你最後說的那句可以省略了。我和小月交好，不是為了你口中的需要。」

她打開門，做出一個請的姿勢，「謝先生，慢走不送。」

姬寧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，她覺得謝望舒的眸色深了不少，原本清透的金褐色好像變得濃重，凝視在自己臉上的目光也有些灼熱。

良久，他的聲音響起，「抱歉。」

姬寧笑靨如花，「請。」

第二章

姬寧鎖了客舍青青的門往成安家趕，途經一家粥店，想了想，進去買了兩份粥、兩碟水晶餃，還有半張蔥油餅。

歇了大半天，成安的氣色好了不少，雖然不至於紅潤有光澤，但也不是中午那麼難看。

姬寧看了略略放心，把手中的東西放在客廳的桌子上，轉頭去了洗手間。

成安在姬寧進門的那一刻，眼睛就沒從她手上拎著的東西上移開，見她進了洗手間，忙乎乎的解開包裝，一驚一乍道：「哎呀阿寧，妳怎麼知道我餓了！我可愛吃這家的東西，哎呀，還有蝦餃呢，我都好久沒有吃到了。」

姬寧洗了手出來，就看到她捏了一個蝦餃吃得歡快，不禁沒好氣的瞪她，「妳洗手了嗎？」

「不乾不淨，吃了沒病。」成安伸出一雙白嫩嫩的手在她眼前晃了一下，笑嘻嘻的說，又指了指桌子上還冒熱氣的皮蛋瘦肉粥，噘嘴，「阿寧，我不喜歡皮蛋瘦肉粥的啊，我喜歡紅豆粥！」

漂亮的女孩子撒起嬌來，美美的，讓人移不開眼，不過見得久了，免疫力也就上升了。尤其姬寧見過她頂著三天沒洗的大油頭，穿著睡衣，衣襠搭到大腿，光著腳丫子坐在床上啃西瓜，再看看她此時的矯情勁，也就一點也不覺得美了。

既然不覺得美，也就不會憐香惜玉，她把皮蛋瘦肉粥拉到自己面前，把另一盒還未開封的粥挪到她面前，「皮蛋瘦肉粥是我的，妳吃這個。」

成安用一種「我就知道妳愛我」的眼神愛憐的看了一眼姬寧，低下頭看清粥碗裏的白粥臉色大變，「阿寧，我不要吃白粥。」

成安口味重，白粥是她最討厭、最討厭吃的東西之一。

「拉肚子的人沒有立場要求吃別的，白粥已經是我仁至義盡了。」姬寧慢條斯理的舀起一勺粥放進嘴裏，「還有，蝦餃妳也不許吃。」

成安離著蝦餃還有一寸距離的小手頓住，抬起頭可憐巴巴的看姬寧，「阿寧，我就吃一個，一個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一個？」姬寧微笑，「妳剛才不是吃完了嗎？」

這一頓飯，成安抱著白粥配著蔥油餅吃得可憐巴巴，姬寧抱著皮蛋瘦肉粥就著蝦餃吃得滿嘴留香。

吃完飯，姬寧把桌子上的東西收拾了，又去廚房泡了杯茶，上好的毛尖，泡在青花瓷的杯子裏，色澤通透明亮，茶葉鮮綠有光澤，白毫明顯。

成安家有個叔叔專做茶生意，在國內也數得上名號，好茶多得很。成安以前並不喜歡喝茶，她喜歡喝咖啡，尤其喜歡拿鐵，後來她再也不喝咖啡，換成了茶，而且只喝毛尖。

成安抱著卡通阿狸抱枕坐在沙發上，身子蜷縮著，裹在身上的睡裙尤其大，顯得她小小一團。

姬寧把手中的白開水遞給成安，現在的她腸胃尤其脆弱，喝水比較好一些。

成安伸手接過，喝了一口，小小的抱怨，「討厭，嘴裏都能淡出鳥來了。」

姬寧在她身邊坐下，「妳就老實兩天吧，記吃不記打，中午時候站都站不起來的不是妳啊？」

成安把杯子放到桌子上，回身抱住姬寧的腰，頭埋在她肩胛處撒嬌，「阿寧，還是妳對我最好。」

姬寧的視線從她的頭頂劃過，落到不遠處的一張照片上。照片上一對男女，高大俊朗的男人一身軍裝，肩上的肩章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或許是長年從軍的緣故，他的膚色呈現古銅色，五官明朗，唇角掛著一抹笑，軟化了整體的冷肅。他懷裏的女孩長髮及腰，明麗耀眼如正午日光，依偎在他身邊，眼底是化不開的愛戀。

有什麼酸酸澀澀的東西從心頭滑過，姬寧收回視線，「那是自然的。」

成安小小的頭顱動了動，悶聲問：「阿寧，美國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飯難吃得要死，土豆除了土豆泥就是炸薯條，想吃個酸辣土豆絲都沒有。」

「就只有飯不好嗎？」

「太多了，一時數不過來，就想到這一個了。」

成安抱著她腰的胳膊緊了緊，「阿寧，以後不會再走了吧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站在異國的街頭，滿目陌生，姬寧從不曾害怕，也不曾彷徨。她只是遺憾，遺憾不能陪在好友的身邊，與她共度荒蕪，更遺憾在她最痛苦的歲月裏，不能為她減輕半分疼痛。

姬寧不敢說什麼感同身受，她只希望，在未來每一次好友需要她的時候，她都能出現。

姬寧大學的主修是新聞，畢業之後去美國留學兩年，剛剛回國不久。

她在美國的時候看到了傾世文化的徵人資訊，那個時候她已經著手準備回國，這條資訊無異於一場及時雨。

傾世文化隸屬於傾世文化傳媒集團，作為 N 市傳媒業的龍頭，除了主營圖書的傾世文化，另外還有傾世影視以及傾世畫廊等等。

姬寧從一開始就喜歡上了這家公司，除了這幾年蒸蒸日上的發展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與其他公司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不同，傾世採用彈性工作制，給了員工更多的自由。

她喜歡這種有活力又有自由的工作方式，傾世是最好的選擇。

她認真準備了很久，甚至在回國後直奔 N 城，連回家看媽媽的時間都沒有。好在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傾世錄用了她。

周一清晨，姬寧在人力資源部報到，加入傾世文化的圖書策劃部，試用期三個月。

圖書策劃部的總監何黎，是一位年紀三十出頭的女子，浸潤文字多年，身上有一種書卷氣，穿著保守的米色套裝，頭髮全部盤在腦後，露出光潔的額頭。她聲音溫柔，帶著一股說不出的軟糯，聽上去很舒服。

這棟大廈一共六十六層，傾世占據了其中的第十二層至十六層，傾世文化在十五層。電梯打開，眼前是開闊的空間，何黎領著姬寧走進圖書策劃部。

周一上午，大家低頭忙碌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們的出現。何黎拍拍手，瞬間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一道道視線投向她們。

何黎始終保持著優雅的姿態，揚起聲音，「向大家介紹一下，我身邊這位就是我們的新同事，姬寧，以後大家一起工作，要互相幫助。」她轉過頭，示意姬寧說幾句。

姬寧擠出對著鏡子練習過無數遍的微笑，「大家好，我是姬寧，初來乍到，還請大家多多指教。」

大家紛紛鼓掌，臉上帶著暖暖的善意，這讓姬寧有些緊張的心慢慢平復。

「包可愛。」何黎喊道。

一個留著小丸子髮型的女孩站起來，露出一個尖尖的小虎牙，「總監，怎麼了？」

「姬寧剛過來，我就把她交給妳了。妳帶著她熟悉一下公司和工作，讓她儘快進入狀態。」何黎吩咐道。

「保證完成任務！」包可愛行了一個漂亮又帥氣的軍禮。

她今年二十六歲半，長著一張欺騙世人的娃娃臉，讓人看不出年紀，對於何黎交付的任務，她很認真執行，將一個個同屬一個辦公室的同事介紹給姬寧，還用半個小時的時間領著姬寧參觀了整個公司，末了，把一疊厚厚的文件放在姬寧的面前。

辦公室二十六度恆溫，她鼻頭竟泌出了密密的汗珠，「姬寧，這裏有些資料，妳好好看看，有什麼不懂的妳就問我。」

剛剛進入公司，也不會安排給她什麼重要的內容，姬寧有大把的時間看資料，她點頭，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」

旁邊坐著的年輕男子輕輕嗤笑，「包可愛，作為全辦公室智商最低的妳，是怎麼有勇氣說出『有什麼不懂的妳就問我』這句話的呢！」

包可愛雪白的小虎牙咬了咬，轉過頭，「張駿馳，你不說話沒人當你是啞巴。」

張駿馳不以為忤，眉眼飛揚，「被我說中心事了吧，惱羞成怒了吧？」

包可愛恨恨磨牙。

張駿馳不理她，走到姬寧身邊，用手指了指站在一邊，恨不得一口吞下他的包可愛，「姬寧，我告訴妳一條真理，不管有啥問題，問誰都不能問包可愛。」他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衝著包可愛微微一笑，繼續解釋，「這裏，是硬傷。」

包可愛忍無可忍，一腳踢在他小腿脛骨，力道大得讓姬寧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氣。

張駿馳抱著腿蹦起來，咬牙切齒，「包可愛！君子動口不動手，妳……」

包可愛占了上風，洋洋得意，「我是女子！」

他倆旁若無人的行徑整個辦公室無一人阻攔，甚至頗有一副習以為常的模樣，與

姬寧隔著一道隔板的高陽看出她的疑惑，笑著解釋，「他倆就這樣，妳看多了也就習慣了。」

姬寧點頭，「懂，相愛相殺。」

高陽瞠目，送她一個大拇指，「上道！」

午飯姬寧是在離公司不遠的簡餐店吃的。

作為一名資深吃貨，傾世方圓幾公里的餐廳已經被包可愛吃遍，在經過長期的實地考察和綜合分析之後，包可愛有了屬於自己的餐廳排行榜，這間賣豬排飯為主的簡餐店以店內裝潢、用餐環境以及口味高居於榜首。

在包可愛的帶領下，姬寧點了一份咖哩雞肉飯，店裏免費贈送一杯豆漿，餐點味道很好，老闆娘的態度溫和而周到，姬寧大大稱讚了包可愛的品味，決定以後會長期光顧。

到了下午三點多，這是姬寧一天中精神最疲憊的時候。

以往在家，她總會小睡一會兒，不過現在上班是沒有機會了，所幸傾世的茶水間準備了各種飲料，紅茶、綠茶、咖啡、可可應有盡有，喝了多少能提神。

姬寧第一天上班，沒有帶杯子，只能用紙杯給自己沖了一杯濃濃的綠茶，剛回到辦公桌前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機就嗡嗡響起。她看了一眼，拿起來快步走到樓梯口，按下接聽鍵。

電話那頭傳來微微疑惑的聲音，低沉而優雅，彷彿浸潤過雨水一般，「阿寧？」

姬寧低聲應道，「千瀾哥。」

「小丫頭，真的是妳。」顧千瀾放鬆了聲音，「行啊妳，保密工作做得不錯。」

姬寧低頭看牆角積著的灰塵，小小的一撮，一邊回道：「哪裏有啊。」

電話那頭傳來低沉的敲門聲，顧千瀾說了一聲「進來」後，急忙說道：「阿寧，下班不要急著先走，等我電話。」

她小聲的應了一聲，「哦。」

八月的N城正是最熱的時候，炙熱的日光整整曬一天，即便夕陽西斜，熱度不散。大街上種植的法國梧桐曬蔫了葉子，無精打采的立著。

有年輕的媽媽領著年幼的女兒經過，梳著丸子頭的小女孩拿著霜淇淋，軟趴趴的湊到媽媽身邊，奶聲奶氣的說：「媽媽，妳吃。」

年輕的媽媽搖著頭，「媽媽不吃，寶寶吃就好。」

姬寧看著她們，就這麼失了神，直到一陣喇叭聲傳來，她抬頭，搖下的車窗內是一張俊朗而年輕的臉。

她招招手，「千瀾哥。」

顧千瀾，N城最大文化傳媒集團的總裁，年方三十，生就是一張俊臉，榮登N城黃金單身漢前三名，是她現在的大老闆，亦是從小看著她長大的哥哥。

車上開了空調，十分涼爽，姬寧上了車，舒服的長長吐口氣。

顧千瀾遞給她一張紙巾，「趕緊擦擦，看你熱成什麼樣子了。」

姬寧吐吐舌頭，「還不是為了等你。」

顧千瀾似笑非笑的看著她，「阿寧，如果我今天沒有發現，你打算什麼時候告訴我你成為了我的員工？」

作為一個擁有上百員工的公司總裁，顧千瀾做事情並不需要親力親為，否則，他為何高薪聘請管理階層？

今天是周一，下午有例行會議，人力資源部主管在做工作彙報的時候，提到他最新聘請的幾位新人，好巧不巧，有一位是從美國學成歸國的姬小姐。

姬姓並不多見，而學成歸國的姬小姐，他正好認識一位。

顧千瀾開口問了名字，心中了然，等看到履歷表上對著鏡頭擺出和緩笑容的女孩，他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從前跟在他身後叫哥哥的小女孩長大了，想的事情就多了，竟然悄無聲息的進了公司。

只是瞞著他，又是什麼意思？

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姬寧理虧，聞言忍不住拽了拽他的袖子，「我本來打算今天就告訴你的。」

顧千瀾瞥了一眼她的小動作，還和小時候一樣，「行了，不用撒嬌了。」

姬寧見躲不過，只能老老實實的招來。

在所有她找過的工作中，只有傾世的條件最好，她忍不住動心，但是她太明白，如果她希望進入傾世工作的想法被顧千瀾得知，依著他的性子，絕對會把一切打點好錄取她。

可是她不希望這樣，所以才瞞著他。

說她矯情也好，說她倔強也罷，她只是希望人生中第一份工作，能夠堂堂正正，而不是靠著別人的庇蔭下獲得這份工作。

圖書編輯這種小職位和中高層主管不一樣，並不需要公司高層的親自面試，所以她才會如此順利的瞞過他。

顧千瀾忍不住揉了揉她的頭髮，「小丫頭，你就這麼肯定我會給你走後門？」

「我才不是因為這個呢！」姬寧反駁，「我只是向你證明，作為傾世的老總，你選擇了一個優秀的員工！」

顧千瀾失笑，心中卻明白她在顧忌些什麼，「你怕我會幫你料理，可是阿寧，我很明確的告訴你，在工作上，我不會刻意幫你，你在傾世的每一步，都要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不管這中間有多辛苦。」

她認真的看向他，「我知道，但是請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會做到。」

她的眸子堅定而認真，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堅毅。

顧千瀾在這一刻突然認識到，當年跟在他身後可愛的小妹妹終於長大了。

第三章

顧千瀾帶姬寧去吃廣東菜，服務生引領著他們往二樓的包廂走去，上了樓梯，顧

千瀾讓姬寧先去包廂，他要去一趟洗手間，姬寧點頭。

二樓是環狀格局，可以俯瞰一樓，頭頂的水晶燈造型別致，燈光柔和。

包廂所在的地方比較靠裏側，姬寧跟著服務生一路行走，就見迎面走過來一群人，看清來人，姬寧眯眯眼睛，忍不住感歎——這才短短幾天，又見面了。

謝望舒已然看見了她，神色間明顯有些訝異。

頭頂的水晶燈灑下柔和的光暈，她站在燈光裏，清秀的容顏多了旖旎，長裙垂至腳踝，亭亭的站著，如雨後初荷，清新淡雅。

謝望舒側頭跟身邊拿著藍色資料夾的中年男子低語幾句，男子點點頭，帶著另外幾個人先行離開，空曠的走廊上很快只餘下他一人。

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姬寧停下腳步，離他只有一步之遙，「謝先生。」

謝望舒微微靠著玻璃欄杆，纖長如玉的手指拂過袖口，「姬小姐也來吃飯？」

服務生早已退到幾步開外，姬寧點頭，「謝先生也是？」

「嗯。」他輕應一聲，帶了點點鼻音。

他袖口的黑曜石袖釦折射出點點光圈。

姬寧禮貌的頷首，「謝先生是要離開嗎？那我就不打擾了。」

謝望舒抬眉，認真的對上姬寧的眸子。

姬寧長得並不是太美，或者說，和當下流行的明麗耀眼不同，她的面容清秀，五官柔和，給人一種極易接近的感覺。

她生了一雙極好的眸子，因著這雙眼睛，整個人靈氣十足，盈盈的杏眼，深深的瞳色，漫不經心的一眼，如溪水一般滑過人的心間，清新自然。

「不好意思。」迎著這雙水眸，謝望舒直起身，眉間蹙起小小的一團褶皺，「姬小姐，我知道可能有些冒昧，但請問一下，妳這周末有時間嗎？」

「現在看來，應該是沒事。」周末？今天才星期一好嗎？她現在沒事，但並不代表不會臨時有事，計畫不如變化快嘛！她含糊以對。

「小月，妳見過的，我妹妹。她十分喜歡姬小姐，老說起上次見面的事，一直希望能夠再見妳一面。小月的身體不好，我不放心她出門。既然今日巧遇姬小姐，想是一種緣分，因此冒昧的請求妳，如果這周末有時間，能不能去我家看看小月？」

小月，謝望月，那個瘦弱透明彷彿一碰就碎的女孩？萍水相逢，卻能被她這般惦記，姬寧忍不住微笑，「可以。不過，謝先生，我能不能有一個要求？」

「但說無妨。」

「以後請不要叫我姬小姐，叫我姬寧，可以嗎？」依著他們之間的熟識程度，姬小姐絕對符合社交禮儀，但她聽著怪怪的，還是叫她名字來得舒服順耳。

謝望舒也不拖泥帶水，「好，謝望舒。」

姬寧明白他話裏的意思，跟著喊了一聲，「謝望舒。」

謝望舒從口袋裏掏出手機，運指如飛，隨後問姬寧道：「姬寧，妳的聯繫方式？」

姬寧隨口報出一串數字，幾秒鐘之後，隨身背著的包裹傳來嗡嗡的震動聲，她手忙腳亂的掏出來，螢幕上一串數字歡快的跳躍。

「這是我的電話，周末如果妳能過來，記得給我電話，我過去接妳。」

「好。」

正說話間，身後傳來疑惑的聲音，「阿寧？」

姬寧回頭，「千瀾哥。」

「怎麼還不進去？」他從洗手間出來，遠遠地就看見她站在這裏。

謝望舒看向顧千瀾，伸出手，「顧總。」傾世集團的總裁，顧千瀾，沒想到會在這裏見到，更沒想到身前站著的女孩和顧千瀾似乎交情匪淺。

顧千瀾也沒有想到和姬寧說話的會是謝望舒，N城謝氏集團的頂梁柱，殺伐果決，謝氏集團交到他手上短短幾年，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顧千瀾見過謝望舒幾次，只不過兩人涉獵的領域不同，除了幾次偶然巧遇之外並無深交，但對於彼此還是有所瞭解的。

他亦伸出手，「謝先生，你好。」

姬寧看著兩個氣勢不相上下的男人一來一往，忍不住拉拉顧千瀾的衣角，「千瀾哥，你認識謝……謝先生？」

顧千瀾點頭，「有過幾面之緣。」

謝望舒把姬寧的小動作收在眼底，「既然如此，就不打擾了。我還有事，先行一步。」

謝望舒走了，兩人讓服務生領進包廂。顧千瀾清楚姬寧的口味，點了些她喜歡吃的菜，琳琅滿目的擺了一桌子。

他早已經脫了身上的西裝外套，隨手扔在一邊的椅子上，袖口打開，胸前的釦子也解開了兩粒，拿著筷子，自然的為姬寧夾菜。

多少年的習慣了，此時做來得心應手，毫無凝滯。

吃到一半，顧千瀾想起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謝望舒，再看看眼前埋頭苦吃的姬寧，眼底浮起一絲疑惑，轉瞬即逝。他忍不住問道：「阿寧，妳和謝望舒是怎麼認識的？」

姬寧吃得差不多了，端了一盞冬蟲草竹絲雞湯慢慢喝，聽到他這麼問，抬起頭，熱氣暈染的眸子水潤潤的，她一五一十的把和謝望舒認識的經過說了，末了，咬著銀湯匙問顧千瀾，「千瀾哥，你知道謝望月，就是謝望舒的妹妹得了什麼病嗎？」

顧千瀾放下手中的筷子，「應該是心臟病。」

姬寧有些吃驚，其實在見到謝望月的第一眼，她就知道，謝望月生的病絕對不尋常，但從顧千瀾嘴裏聽到心臟病這三個字，她的心臟還是忍不住瑟縮了一下。

「治不好嗎？」現在的醫學技術這麼發達，應該有治癒的可能吧？

「具體我也不是十分清楚，」顧千瀾說：「聽說她出生不久就被診斷出有嚴重的心臟病，活不過十五歲，謝望舒極是疼愛這個妹妹，為她請了無數名醫，現在已經快二十歲了，也不知道以後會怎樣。」

謝望舒有多疼愛這個妹妹，她這個僅僅見過他三次的人已經有所領略，那麼清冷的一個人，眼神從不肯離開妹妹一分，眼底是掩飾不住的疼愛和寵溺，似乎只要她願意，他會把全世界捧到她面前。她甚至不敢想像，如果謝望月真的治不好，

謝望舒會怎樣。

用完飯，顧千瀾開車送姬寧回家。

社區裏的車輛都有登記，並且需要感應卡，顧千瀾的車自然開不進去。

姬寧搖下車窗露出頭來，衝警衛打招呼，年輕的警衛認識姬寧，知道她是這裏的住戶，升起升降桿讓他們通過。

夜色瀰漫，空氣中的熾熱微微褪去，草叢中蟲鳴陣陣，萬家燈火通明。

姬寧從車上下來，問顧千瀾，「千瀾哥，要不要上去坐一坐？」

如果今天不是顧千瀾，不是她從小認識的哥哥，她絕對不會發出如此邀請。對於顧千瀾，姬寧有一種異於常人的依賴，這種依賴感，曾經只屬於她父親。

顧千瀾檢查了一遍車裏，確認她沒有落下任何東西，搖搖頭，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回去還有點事情，就不上去了。」

姬寧知道他能抽空出來陪自己吃飯已經是極為難得，方才在飯桌上就接了好幾個電話，所以她也不方便強留，反正來日方長。

她站在夜色中，背後是昏黃的燈光，「好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回去的時候開車注意安全。」

顧千瀾點頭，「好，我看著妳上去。」

他看著姬寧上樓，直到透過窗戶看到燈光大亮才驅車離開，黑色的車子駛出社區，瞬間融入車流之中。

回到家，顧千瀾洗過澡，換上簡單的家居服，眸光深沉，透過落地大窗，遠處燈火通明，半大城市盡入眼底，此時桌子上的手機振動，他回頭拿起來，按下接聽鍵。

電話那頭傳來一個輕鬆的男聲，「哥，你找我？」

透過電話，顧千瀾清楚的聽到隱隱的音樂聲，動感十足，臉色更加難看，語氣也低沉了不少，「阿述，你在哪裏？」其實不用問，他也知道他在哪裏。

叫阿述的男人似乎沒想到他會這麼發問，頓了一頓，才低低的笑了一聲，「沒在哪裏，就是和幾個朋友在外邊玩一玩。」

「好，你在哪裏我不管你。」顧千瀾的聲音似乎帶了碎冰，含著冷意，「我只問你一句，你知不知道阿寧回來了？」

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清脆的碎裂聲，似乎是玻璃破碎的聲音。

顧千瀾並不著急，他甚至拿著手機在沙發上坐下來，拿了一顆冷凍草莓慢條斯理的吃起來，所有的水果中他最喜歡草莓，酸酸甜甜，紅豔如火。

「她在哪裏？」

會這麼說，就是知道了。

「無論她在哪裏，阿述，以你現在的模樣，你敢見她嗎？」沉默的呼吸聲聲聲入耳，顧千瀾擦掉手指上沾的草莓汁，繼續說道：「該怎麼做不用我教你，想好了給我電話。」說完，他迅速掛了電話，半分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。

之後顧千瀾重新站到落地窗前，抬頭凝視深幽的天空，漆黑一片，城市裏的燈火太過輝煌，令人看不到星子。

今時早已不似當年那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節，他們並排躺在芳草葳蕤的小山上，伸了手指一顆顆數星子，一顆兩顆，三顆四顆……星星沒有數盡就墜入沉沉的夢中，而今已是物是人非。

在網路文學如此繁盛的現在，許多網路小說在各發表平臺上脫穎而出，贏得出版公司的青睞，為他們編輯出書。

傾世除了傳統的書籍類型之外，這兩年著重於出版優秀網路文學作品，並且對於其中的佳作，會通過作者和編劇的通力合作的方式改編成電影、電視劇，發展至今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績。

傾世旗下已經有一大批十分有才華並且優秀的簽約作者，在姬寧進入公司之前有一名圖書編輯離職，她手下的幾個作者順理成章的交給了姬寧。

不過考慮到她尚處於新人狀態，辦公室的其他人幫她分擔了幾個，目前她直接負責的只有三名作者。

傾世下半年有一個大型的企劃，重磅推出多本網路小說，羅曼史、玄幻、推理、修仙，姬寧負責的作者中，其中一位有一本正在連載的作品也在出版行列，所以姬寧在第一時間和那位作者取得了聯繫。

作者是一位北方的女孩，有著溫潤的文筆和軟軟的聲音，隔著電話，姬寧眼前彷彿見到一個長髮蜿蜒的女子，眉目清潤，窈窕婉轉，和她的筆名一樣，虞美人。姬寧工作得很愉快，不僅僅是工作進行得很順利，也因為辦公室的氣氛很愉快，大家各有分工，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，相互之間的交往也很融洽，尤其還有包可愛和張駿馳這對活寶，辦公室的生活著實輕鬆愉快，現在她甚至每天都期待上班。

周四午後，姬寧去茶水間給自己泡了一杯茶，一回頭，看到包可愛探頭探腦的走進來，手上拿了一個維尼小熊的杯子。

茶水間裏除了她們兩個就沒有別人了，包可愛湊到姬寧前，神祕兮兮的說：「姬寧，妳猜我剛剛看到誰了？」

姬寧搖頭，「不知道啊。」公司裏每天人來人往那麼多人，她怎麼可能猜得到！

包可愛嘿嘿一笑，「知道了吧，我告訴妳，我剛剛看見顧總了。」

在傾世能被人稱呼一聲顧總的，就只有顧千瀾了。不過顧千瀾很少出現在她們這一樓層，除了巡視工作，一般都會在十六樓的辦公室。

「顧總怎麼會出現在這裏？」姬寧問出心中的疑問。

包可愛拿了一包即溶咖啡撕開，倒進杯子裏，搖搖頭，「不知道。管他為什麼過來呢，我只知道剛剛看到了帥哥，一個下午都會有精神！」
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臉上神情完全像見到偶像的少女，沉浸其中無法自拔。

噔噔噔，清脆的高跟鞋聲傳入耳中，兩人不約而同的向門口看去，簡練的套裝、完美精緻的妝容，勾勒出城市白領應有的優雅。

「陳總監。」

陳總監本名陳珂，姬寧在進入傾世的第一天就知道了她的存在。

陳珂是傾世的行銷總監，是顧千瀾在美國讀書時的學妹，長相和學歷成正比，美貌大方且十分有能力，已經連續三年蟬聯傾世第一美女。

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不是她的美貌與智慧，而是她對顧千瀾的癡情不改。

據說陳珂也是顧千瀾的高中學妹，小他兩屆，高中畢業之後顧千瀾去了美國留學，陳珂也緊隨其後去了同一所大學。畢業之後，她拒絕了多所公司拋出的橄欖枝，毅然決然的回到N城，成為顧千瀾的得力幹將。

公司上下都在賭什麼時候陳珂能夠成為顧太太，得償所願。

陳珂是出了名的冷美人，聽到招呼也只是點了點頭，繞過兩人走到玻璃櫥窗前，拿出自己所需要的紅茶包。

陳美人氣場強大，姬寧兩人抱著杯子立在一旁當盆栽，直至她踩著十公分的高跟鞋離開之後，才忍不住大大呼了一口氣。

包可愛凝視著陳珂婀娜而去的背影，忍不住低頭看了看自己的小籠包，咬牙切齒的問姬寧，「姬寧，妳說，陳總監到底是 B 還是 C？」

都是女人，姬寧不點就通，「我看著，倒像是 D。」

包可愛無聲吶喊，還讓不讓人活了，長得比自己漂亮，職位比自己高，就連胸都比自己的大，要死了這是。

「姬寧，妳說，這麼個美人天天在顧總面前晃，顧總怎麼就不撈回家呢？」她說道。

誰都知道陳珂心悅顧千瀾，卻沒有聽到顧千瀾對陳珂有任何回應。

姬寧看她，「再美的美人，不是顧總喜歡的那一款，那也沒辦法啊。」

包可愛點頭，深以為然，「也是，蘿蔔白菜各有所愛，強扭的瓜不甜啊。」

「就是。」姬寧率先拿著杯子往回走。

陳珂會不會成為顧太太，在姬寧看來並不重要，反正如果顧千瀾有了喜歡的人，他絕對不會瞞著她。